

## (二) 劇幕獨代現

種二十八第庫文方東

東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印

## (二) 劇幕獨代現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Contemporary One-act Play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東方文庫）現代獨幕劇三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 海上公主

法蘭西 Postand 著  
冠生 譯

海上公主，名喚美麗姍，是忒黎波黎的伯爵夫人，中古時候一個絕世的美人。她的美名，傳到西方，被一位勃拉易侯叫做呂特爾的聽見，思念的了不得，亟想一親顏色，就不遠千里地泛海去訪她。不幸事不湊巧，在路上害了重病，因此他非常失望。這時候，他有個很摯交的朋友，叫做貝忒郎，同在船上，眼見他這副神氣，心裏老大不忍，就自告奮勇，隻身跑進忒黎波黎，想把他一片至誠，傳給公主。那知貝忒郎一見公主，被她的美色所惑，就和她發生戀愛，反將那船上生病的朋友看淡了。但是他們心裏終究覺得不安，臨了她仍舊泛海

來看他。

登場人物

侯爵呂特爾

愛拉斯姆(醫生)

忒羅非墨(教士)

貝哥法，勃呂那，佛郎沙，俾斯帶匿，忒羅巴佗，余項，瑪利亞(衆水手)

船主

公主美麗娜及其從者(來稍遲)

(侯爵病臥船上，儘管伸著手向外望，若有所指。)

愛拉斯姆 看呀！你們看呀！這是什麼意思？

(船上的人都回頭來看侯爵。)

忒羅非墨 他好像望見什麼東西！

貝哥法 他好像有所指！

勃呂那 哦！他原來有所指！你們瞧不見那遠遠地的玫瑰花顏色嗎？還有那金閃閃的顏色！你們瞧不見嗎？她來了！

佛郎沙 他果然指得有理！你們看，怎樣一個燦爛的東西，從水上來！

（驀地裏起了一陣風，帶著很動聽的樂聲。）

俾斯帶匿 噫！原來那日內亞人所說的，（註一）都是一片鬼話！如今難道還有疑惑嗎？……連音樂都來了……這還不是她？

（註一）那日內亞人所說的，就是那貝忒耶和美麗孀生了戀愛的消息。

貝哥法 一艘黃金的船，朝著我們發光！

勃呂那 （手舞足蹈，如同發狂一般，向著衆人）這是她！我同你們說，這正是她！

看呀！

（衆水手一齊攀登梯上，搖著帽子，向外歡呼。）

忒羅非墨 (跪在甲板上，兩手上舉) 謝上帝！我要求你應許！在這個當兒，且慢

把他失望的靈魂兒喊去！

(那樂聲又作，較前益發清楚。)

貝哥法 她掛著緋紅色的旗幟，愈趨愈近了。

勃呂那 還有那杏黃色的幕！

佛郎沙 什麼東西，都是光彩！

俾斯帶匿 像這樣兒的船，恐怕什麼人都沒有見過！

忒羅巴佗 這樂聲是從七絃琴裏發出的呀！可不是嗎？

勃呂那 你們看！甚至於那些槳兒，都是用花編的！

貝哥法 不但如此，就是那無情的海水，遇到她的槳兒，也都會生出怪好看

的浪花！

船主 她那艘船在海上駛，好像在波斯的地毯上滑過！

余項 你們看見她嗎？啊何等美麗！

愛拉斯姆 三角鋼琴，胡琴，月琴的聲音！

忒羅非墨 這簡直是位薩巴的王后！(註二)

(註二) 薩巴的王后，名喚巴爾姬，也是一位歷史上的美人，曾經去朝見過埃及王薩羅姆。

瑪利亞 她將到了！快舉手歡迎呀！

衆人 (一齊舉著手) 美麗！光榮的公主呀！……歡迎公主！……公主萬歲！

……萬歲！

(她果真到了。)

衆人 (用很細微的聲音) 肅靜！肅靜！……一齊跪下去！……她！……啊！這是她

呀！

(那艘船停了，美麗從香煙繚繞的船帳底下，款步出來，面上帶些驚訝的神氣。)



美麗娜

(環顧左右) 噢！爲什麼他們都跪在地下……面上好像還有淚痕！(向

衆人) 我的朋友呀！我做夢嗎？

貝哥法

這是她講的話啊！這是她！

美麗娜

(前進，身體微顫) 但是他呢，呂特爾？

忒羅非墨

公主勇敢的公主！我應該通知你……他很病……他的面色……

美麗娜

啊……他的面色？但是這都不妨，因爲我已經戰勝我的恐怖了！

忒羅非墨

那末……就請……

美麗娜

(和呂特爾相見) 啊！上帝！(跪下，帶著嗚咽的聲音) 這不是爲我嗎？

(她繼續嗚咽地哭著……呂特爾的眼睛張開了，他愈張愈大，愈發光，看著她

微笑)

愛拉斯姆

看呀！

美麗娜

他微笑……呵！這個微笑……

忒羅非墨 他絲毫沒有疑惑，知道你一定要來！

美麗娜 (繼續跪著向他望) 雖然這樣遲延，他絲毫沒有疑惑？

貝哥法 公主沒有！

勃呂那 就是我們也沒有！

美麗娜 你們也沒有！

佛郎沙 (高聲) 甚至於無論那日內亞人怎樣說，我們始終沒有！

美麗娜 (微露驚惶) 那日內亞人在他的面前嗎？那一定不是好話……可不

是嗎？……

忒羅非墨 (向美麗娜) 但是他絲毫沒有聽到。

呂特爾 (呻吟的聲音) 但是我却語語聽到！

美麗娜 (叉手) 啊！上帝！不知道你聽到之後，能夠怎樣想……

呂特爾 (很和緩的聲音) 我想，這個消息，何等滑稽……我一語不發，雖然很

輕的話都沒有……我但知道，你要到這裏來！

美麗娜 上帝！

呂特爾 我不聽這獨個人的話！我只管往下看——我有這往下看的必要；這是沒有疑惑的！我常常能够從這往下看裏，生出定力；生出有力的信仰；因此就引起很高很大的福音！

美麗娜 啊！原來……

呂特爾 你看，你現在不是已經到這裏嗎？

（幕閉）

(二) 劇幕獨代現

# 靈魂的權利

登場人物

波羅

馬利阿

鶯娜

麥達蘭娜

地址

勃列安碧地方的別墅。

時間

現在。

王意大利 Giuseppe Giacosa 著  
靖譯

佈景 一個舊式陳設的起居室沒有俗俗的樣子。一架實用的火爐。一張沙發。一個寫字檯。一間內室在後面。左邊有門通入鶯娜的房間。窗門在右邊。波羅坐在寫字檯前，案上有一大堆的紙。

(僕人——麥達蘭娜進來)

波 喂，他回來嗎？

麥 還沒回來。

波 他去了好久咧！

麥 我會到郵局的咖啡館去找過他。

波 我叫你到他的屋子或花園裏去找他。何必遍村去跑呢？

麥 唔，他不在那裏。我想——他也不在咖啡館裏，他們已經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了。他是到波格阿車站去迎接自來水廠的工程師的。收稅員看見他向火車站的那條路走去。他往往步行。但是因為工程師的緣故，他必定僱了驛車回來。

驛車一會兒就要到這裏了。這是真的，雖然——但是你聽見我的話嗎？

波 沒有，你出去罷。

麥 是，先生。但這是真的，若使自來水廠的工程師到這裏來，你的兄弟明天就不走了。你和太太不是要想明天走嗎？

波 是，不。我不曉得——是。我們打算明天走。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罷。

麥 是，但我有什麼錯誤嗎？我說你的兄弟明天不想走，就是後天也未必走。他在這裏了。

馬 你尋找我嗎？

波 是，前一句鐘正在找你。

麥 波羅先生——這裏問我——

波 我沒有什麼事問你。走罷。（他以臂牽他外出。）

馬 有什麼事發生？

波 | 她（指鶯娜）是很難堪的。她不是在門外偷聽嗎？

馬 | 沒有的事，鎮靜些。我聽說她在花園裏有什麼事發生。你的樣子很煩惱。

波 | （停一停）你曉得盧山洛爲着什麼自殺嗎？

馬 | 不曉得。

波 | 他是爲愛情而自殺。爲着戀愛鶯娜。我有了證據——都在這裏。我今天剛剛發現這證據，不多一會工夫。他因爲愛我的妻而至自殺。你和我都是他的親戚。他是我少年時代的伴侶，是我至親密的朋友。他試盡法子強迫她去愛他。鶯娜拒絕他。他求之不已；鶯娜很堅決地回絕他。他受了這樣的打擊，他就自殺了。

馬 | 你怎麼曉得？

波 | 我有這些的證據，我告訴你。我把這些證據讀過一個鐘頭了。我還是迷惑不定。咧！這些證據留在那裏已有一個月了。這是你曉得的，我在米蘭一接到他在倫敦自殺的電報，我就立刻趕到盧山洛屋子裏，搜集他的許多信件，打做一包，

并蓋着印，帶到這裏。

馬 我已叫你把这些東西燒掉。

波 我實在要這樣做，但過後我想最好等待那醫院的管事人把他交託的那些財產，檢查了帳目再說。一點鐘前，某委員受了縣知事的命令，給我由尸體搜出的一個小包，我們住在倫敦的領事官前會將這小包寄呈外交總長。我剛剛把包裹的東西放在案上。那時我不曉得爲什麼，要想去尋討他自殺的原因，這原因好像沒有一個人能解釋的。（馬利阿站起來）你曉得嗎？你疑惑這原因嗎？

馬 我疑惑——

波 疑惑！你已曉得這戀愛的事嗎？

馬 喂，喂——我要勸你，你自己不必這樣刺激呵！

波 不——答應我罷！你曉得嗎？

馬 我已覺得這事——是的，廬山洛的頭腦昏了。



波 你永沒告訴我什麼事哩？

馬 我能够告訴你什麼事？這些事情在別人看起來必定覺得更重大更可氣，過於事實的本身。倘若我一冒昧，我也許大錯了；我只看見你和鶯娜當你小住這村落的時候。若使你和她同居好多年，都沒發覺什麼事——另一方面講，鶯娜往往能保衛自己，她很曉得怎樣去抵禦外誘。

波 唉，鶯娜呀！鶯娜是神聖呀！我常常想她是一個神聖。但是現在——

馬 說下去——告訴我。

波 在這小包裏，我找到一封信，我知道這是鶯娜親手寫的。

馬 你的妻和我們的表兄弟通信，算是極自然的事。

波 極自然。我讀過這封信了。在這裏（馬利阿站起取信）不，你聽罷。（波羅念信）

「你的信說——」（說話）這信上邊沒有稱呼。（又念）「你的信說，倘若我不答應，你就要立刻回去。我愛我的丈夫，這句話就是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話。我求

你不要煩惱我。『鶯娜』。

馬 不錯。

波 這光棍。

馬 這封信是什麼時候寫的？

波 盧山洛自己記着收信的日期和鐘點。他用鉛筆寫：『今日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收。』還沒到正午他就自殺了。

馬 可憐的惡鬼！可是這封信明明是一種風狂的打擊呵！

波 你自然明白我按捺不住。我又打開小包。我找出四封由鶯娜寄去的信，都是說同樣的事，同樣的語氣。第一封是三年前寫的。信末附有幾句話，把盧山洛的原信退還。我要找這封原信——不在這裏。也許他把這信毀了。他只留着鶯娜的信。這裏有一封短簡，是由羅馬寄的；你曉得鶯娜去年冬天到羅馬看她的母親，居住一個月。這分明盧山洛也跟她去。鶯娜不肯見他。尚有一封長信，這大約

是他跑馬跌傷病愈後寫的。這信算是五封之中最長的——有憐愛痛惜的詞藻，還帶點求懇的語調；一封奇妙的信，又好，又莊重，念——念。

馬（轉向他處）不，不，不。

波聽罷，只一會的工夫。

馬我不喜歡聽。

波她沒說什麼事，但說我，和我們兄弟的青年時代。她也說到你。她說——

馬不，我求你不必念，這是無用的。我很曉得我的嫂子是那一種的婦人，我不必要她的道德上的證據。爲什麼你對這些書信煩惱呢？你找着這些書信，覺得很痛心嗎？

波痛心嗎？這是痛心的事，我不能夠爲壞的親戚悲傷，他要想劫奪——

馬不要提他罷。他是死了，而且他也沒劫奪你的什麼東西。若使他是活着，他也一樣的沒劫奪你的什麼東西。鶯娜曉得怎麼樣——

波 | 這個不算嗎？這個不算嗎？你看做沒有什麼要緊嗎？這個不是痛心的嗎？我向來對於鶯娜沒有一點疑惑的影，但是——也沒有一點思想，經過我的心裏——但是獲得她的忠誠與愛情的顯而易見的證據，與沒有疑惑沒有思想，是不相同了。『我愛我的丈夫』這一句話她寫給我的信，向來沒說過。

馬 | 她對你說這一句話，是必要嗎？

波 | 她沒對我說過，她對他說。她對他說——你明白嗎？廬山洛有煽動婦女的資格。他是比我更年輕，更好看，談吐也敏活，充滿着熱情和勇氣。

馬 | 呀！這怎樣使你喜歡現在讚美他了呀！

波 | 痛心嗎？若使照你的意思把這些信件燒了，那末，將來有一天我發現這戀愛的事，那時誰能由我的心裏移去這猜疑呢？

馬 | 這明確的事使你猜疑呀！

波 | 你是什麼意思？

馬 倘若一年前你怕這件事，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我是錯了，沒有去開你的眼睛。進一步說，或者盧山洛也不會自殺了。

波 但是我沒有證據哩。

馬 你的鎮靜很有好處——對於他人。

波 你不是說我爲盧山洛的運命覺得不快嗎？

馬 我不是說他。

波 說那一個？

馬 說你的妻。你想她要怎樣受苦呀！

波 你想她責備自己嗎？

馬 自然。

波 我覺得她是受着苦惱不是憤激。

馬 你沒看見相連續的事，你只看見那出乎意外的。此外，鶯娜自己是有主權的。

波| 她已經盡她的責任了。

馬| 她盡她的責任已經好久了。

波| 我要曉得怎樣去安慰她，唔，我要曉得怎樣去喜歡她。你將來會知道，馬利阿。我覺得我們回轉到我們結婚的第一天，而且覺得從今日起只我一個人占有她。

馬| 這事將來再說罷。你已讀過她的信了——你已經曉得了。這就散了。篤娜知道你已经知道這事，是無用的。

波| 當委員把這小包給我的時候，她也在那裏。但是她立刻就走出去了。

馬| 那末，她不曉得你已经讀過這些信件嗎？

波| 她也許想得到。

馬| 不。無論如何，她將要感激你，若使你假裝做不曉得……

波| 讓我們坦白些。不要爭辯。遇着這樣的事，沒有什麼事比裝假道學更可怕的

了。鶯娜所做的是，是爲我做的。我應該想怎樣去安慰她。她爲我做這事，爲我，你明白嗎？

馬 誰說反對的話？看你怎樣激動自己呵。

波 我自己激動呀！不錯，我一定不去對她說：『我讀過你的信，我很感謝你呵！』定有人會曉得，當我說去安慰她，去喜歡她，我要用極溫柔的情，極堅信的心去做。我常常是這樣。所以她愛我。這是確然你喜歡，也不必變換的。

馬 你怎樣做呀！

波 這是你把這事看壞了。你沒對我說一句正當的話。我很知道你。聽你的話，人家要說這發見是一種恥辱了。難道從這發見裏面，碰到什麼新鮮的事嗎？盧山洛已死了一個月了，第一次的悲苦也過去了。就是我還是什麼事都不曉得，他也不曾復活了！他不會來做他所要損害我的事了；他的靈魂是安靜了。我妻的愛情仍舊是固定的，而且爲這個，我可以享受如你所希望的最佳的幸福了。

馬 好了。(他以一臂靠波羅肩上) 你相信我愛你嗎?  
波 是。

馬 那好了, 若使你是滿意, 我就這樣。這都不錯嗎?

波 是的。現在去料理你的行裝罷。

馬 呀, 我記起來了, 我明天不能去。

波 不!

馬 工程師福爾齊已來了。後天是自來水公司開會的日期。

波 把這事送給魔鬼罷。(置之不理的意思——譯者)

馬 我不能夠, 我是會長。

波 我們預備明天去。爲你的緣故我們延期了。

馬 這有什麼法子? 我已把乾草買去。現在總要三天, 極多四天。

波 那末, 鶯娜和我現在先去嗎? 房子十五天前就起租了。你有了空的時候, 請你



立刻就來。

馬 若使你這樣想——

波 我要告訴你。後天是鶯娜的生辰。我們常常在一塊兒過這佳日，一直等到七月你在米蘭纔有商業上的事，——只有鶯娜和我在一處。我們不必預先打算，但境遇使我們這樣做。去年我在七月時老早就自由了，我們來這裏居住，一直到了九月。在鶯娜的生辰前三天，她要求我帶她到瑞士去旅行。你曉得她沒告訴我何以要到瑞士去旅行的原因，但她只說立刻要去。我們到了因脫拉根，又由那裏到墨蘭。鶯娜生辰的日期，我們是在墨蘭這地方風景非常的可愛，鶯娜極爲喜歡，所以那時我租定一所房子，預備今年再到那裏消遣。十五天前你——你是從來不到什麼地方去的——要想和我們作伴。

馬 你以爲我不正當嗎？

波 不是。你知道鶯娜很樂意。她很喜歡你。

馬 我知道。

波 你要遷延你的行期，無異要我們等待你。但是第一次的停攔還可以讓我們如期到那地方，第二次的停攔，就不能够了，就我這方面說，我要照原定的日期到那裏。這是小孩子的行爲，若使你要——

馬 不好了。我要和你們到那裏。

波 我們原想延期至明天，等你一起走；但是現在你既不能就來，我們今晚就要動身了。（跳起）我應該去——離開這裏。這些信件——

馬 把信件燒掉罷。給我也可以的。

波 噢，不。還不可以。

馬 去。今天晚上去；這是更好的。但是鶯娜預備好嗎？

鶯 （走進來）幹什麼？

馬 我剛對波羅說，我明天不能去；三天或者四天以後，都不一定的。這是沒有用

的，你們在這裏不耐煩地等候我。波羅應在九月初四到米蘭去；一天一天過去，他的假期便縮短了。我一個人旅行是慣常的；我一有空，我就立刻跟你們去。你的意思怎樣？

鴛 隨你的便罷。

馬 我也要把我的屋子和花園，通通打灑干淨。你們在這裏不免打擾我，我自己是必須這樣的。

波 那末，馬利阿不能和我們一起走了，我們最好今晚就動身。

鴛 這樣忙嗎？

波 你的行李差不多預備好了。

馬 你多得一天了。在這時季，晚上旅行比白天更好。現在月光是圓滿的，而且高塔路一帶的風景是非常動人的。

波 (心亂) 是是。

馬 (對波羅) 那末,你最好立刻就到馬車行裏去,叫他們預備一輛馬車。波格

阿火車幾時開行?

波 七點三十分。

馬 告訴他六點來這裏。我要想叫保提司脫去雇車,但工程師帶他去了。所以最好你去看這馬車,他們有幾輛大的。

波 爲什麼你不去呢?他曉得你,而且你也曉得他的工廠——你也許能够雇更好的。

馬 你是不錯的。鶯娜,我想叫麥達蘭娜來幫助你收拾行李,好嗎?

鶯 可以,謝謝你,馬利阿。請麥達蘭娜來幫我的忙。

馬 (走出) 晚飯在五點。

波 是。

(馬利阿走出。靜寂。鶯娜向寫字檯走幾步。波羅很躁急地走至鶯娜身傍,用

兩臂擁抱她，而且吻她。她很猛烈地脫去。

鴛呀——可怕呀！（話語不由己的由嘴唇走出來。）

波（退縮）鴛娜！

鴛在這小包裏有一封是我的信，在那裏嗎？

波是，在那裏。

鴛你念過嗎？

波是。

鴛我殺了一個人，你爲這個擁抱我嗎？

波我不敢。我是不要告訴你。馬利阿勸我不要告訴你。當我看見你——你用溫

柔充滿了我的心呀！但是你有什麼話說，鴛娜？

鴛赦免我。應許我現在或將來，直接或間接，你要永遠不再提起這事——永遠。

波我應許。

鶯 你不能够守這應許。

波 呀！

鶯 你不能够守這應許。我知道你。你曉得這事多不幸呀！當我進來的時候，由你的眼光裏，我就看透你已曉得這事了。我希望你永遠不曉得。我這樣禱告。但是我一進來，我就看透一切了。（用揶揄的憐憫的語調）你有一種謙抑的而且煩悶的神態。我很知道你。你要聽我怎樣知道嗎？當馬利阿叫你去雇車的時候，我想——你不去。當你叫他代你去——我暗笑了。

波 我覺得，但我不明白。

波 這沒有別的。你要察我的面色是自然的。

鶯 聽——當馬利阿走去，我又想——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了——你要近我身旁而且擁抱我。

波 你設想很好。

鴛 這也是自然的，是嗎？

波 我很愛你，鴛娜（長久的靜寂）這是很奇怪的在你面前，我有了一種遏抑的

感覺。我告訴你一些事情，我立刻想到我應該告訴她嗎？我不說出來是更好嗎？

這是頭一次我有這樣的情感對你。我們兩人不必分心。

鴛 是的，但今天我不去了。

波 不去嗎？但是你說——

鴛 我打算過了，沒有時間去預備。

波 你的行李是預備了。

鴛 唔，還有許多哩。

波 我們還有八點鐘的時間。

鴛 我是疲倦了。

波 馬利阿剛去雇車哩。

鴛 另一天用也可以。

波 或者明天。

鴛 不是今天，一定的。

波 我不曉得怎樣對馬利阿說。這好像一個玄祕。

鴛 唔，馬利阿會明白。

波 比我更明白。

鴛 我不願意去說——

波 鴛娜，你不赦免我念你的信件的錯了。

鴛 你看，你又提起這信件來了呀！好罷，不，不，可憐的波羅，這不是那個。我沒有什麼事受赦免。相信我。我不覺得憤怒或者酸苦。我要把這事忘却，我不曉得什麼，如果你不知道這事；為你起見，爲你好處，爲你的平安，並不爲我。但是我覺得必有一時——（停）這事，成爲一種無用的慘劇——你看得見。



波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鶯 我不曉得，不要留心我——恕我——（慢慢走去）

波 你走嗎？

鶯 是。

波 那末，你也不告訴我，明天我們到底動身嗎？

鶯 我們有時候去解決。

波 呀，寧可。（鶯娜走出。靜寂。）一種無用的慘劇呀！（以手支頭，以肘置膝上而

坐。）

馬 （走入）喂，事妥了。鶯娜呢？

波 她在那裏。（用手指示）

馬 麥達蘭娜立刻就要到這裏來，她還在洗衣房裏。什麼事來，來，振作你的精神，丟去這種拘執的思想。一個人曉得頭一次的機會——你立刻離開這裏就好

了，旅行可以定你的心。

波 | 我們不去了。

馬 | 什麼？

波 | 鶯娜不肯去。

馬 | 爲什麼？

波 | (聳動他的肩。)

馬 | 她這樣說嗎？

波 | 她明白，她要求我……我不能反對。

馬 | 她爲自己的緣故，你沒說出什麼事嗎？

波 | 現在謝謝你不要裁判我。若使你曉得我剛想着什麼！

馬 | 你要我去和她說嗎？我相信你們留在這裏事情定要更糟。

波 | 試試看。誰曉得你曉得她很明白呀！她自己這樣說。

馬 你答應我不要煩惱哩？

波 答應有什麼用？我不能夠保守我的應許。她也這樣說。她曉得我。你曉得我嗎？

馬 她是在她的屋裏嗎？

波 我想是。

馬 讓我辦罷。

波 看。若使——不，不，去罷，去罷——我們且看以後的事。（馬利阿走出。波羅由

桌上拿起一封信，注意地念着，每字都用重音）『你的信說若使我不答應，你就  
要立刻回去』（說）你的信說這封信在那裏呢？（又念）『我愛我的丈夫，這一  
句話就是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話。我求你不要煩惱我。』（說）我求你不要煩  
惱我呀！

麥 我來了。

波 我不要你。現在不必了。倘若我要你，我就叫你來。

麥 恕我，波羅先生，他們在村中說的話是真的嗎？  
波 什麼話？

麥 他們說委員今早帶盧山洛的錢包來，裏頭都是分給窮人的金錢呀！  
波 爲什麼——沒有的事。

麥 委員的僕人剛剛在洗衣房說這事哩。

波 錢包裏沒有金錢，委員也曉得。

麥 唔，這不是驚奇的事。盧山洛先生很少到這地方來，但是當他來的時候，他總花一些錢。

波 我喜歡聽見這事。

麥 去年礦工的寡婦李勃拉達到美國去和她的兒子同居，你給她五十里爾，盧

山洛却給她一百。（里爾錢名——譯者。）

波 沒有的事！他那時並不在這裏。

麥 他真不在這裏嗎？我看見他——

波 沒有的話。那寡婦接得她丈夫死在礦裏和她兒子要她到美洲去的消息那一天，我離開這裏到瑞士去，這是一年前的今天或者明天；我記得這因為我給她一點金錢，這錢是我所能够設法的。她過兩天就動身了……

麥 你是這樣。

波 你的話不對。盧山洛那時不在這裏。我曉得的。

麥 他在李勃拉達動身那一天來的。

波 唔，我們去後的兩天嗎？

麥 是，就是那一天。他早晨到這裏。

波 住在他的別墅？

麥 不，不這裏；但是他只找着馬利阿先生；他有點困苦，可憐的人，立刻就去了。

波 呀，我不曉得這事……那末，你是不錯的。呀，他竟然來嗎？你是不錯的。噢，他慊

慨的很呀！他把他的所有，要留給醫院了。

麥 是，是的。但是什麼醫院？

馬 (在舞臺後) 麥達蘭娜！

麥 我在這裏。

馬 (進來) 到太太那裏去，她叫你。(麥達蘭娜走出)(向波羅) 我已經勸她了。

波 有一個好的辯護人多麼幸福啊。

馬 你看，這不必用很長久的時間。

波 我要和你賭，我曉得你怎麼樣說服她？

馬 噢，這是極容易的——我說……

波 不，讓我告訴你。我要得我的小勝利。你不過把纏身的事情撇開，決斷和我們一起走。

馬 的確是這樣。

波 呀！我難道不曉得嗎？當你走開時我就要告訴你，我要等而且看。那末，鶯娜預備動身嗎？

馬 你是憂苦嗎？

波 我應說不苦呀！我們都是這樣——我們不是去娛樂我們自己嗎？好風景的地方呀，旅行呀，旅館呀——是，這是不錯的。但是我們的伴侶奔走而去應是我們幾個少數的人。

馬 你剛說什麼？

波 （以兩手置馬利阿肩上，注視他。）奔走而去——你明白嗎？我們人數不應該多。奔走而去像去年鶯娜和我做的一樣。

馬 我不明白。

波 你沒告訴我去年廬山浴來這裏，也不把他在這裏的日期告訴我。

馬 我不曉得。我忘記了……

波 | 你這樣——我曉得這事呵！而且你已曉得鶯娜離開這裏去躲避他。我和她一塊走去，一些都莫名其妙。你看見了做丈夫的跳上火車，當別個人未來之前奔走而去呵！

馬 | 縱使這是真的事，這事并沒告訴你多過或少過信件裏所說的話。

波 | 不多過一些。每樁事告訴一些。一粒的沙是微小的，堆積起來，成爲一塊大石頭，你就被他壓死了。這不過告訴一些。避去是一件事，奔去又是一件事。一個人避去煩惱不必計算遠近。但奔走而去的人是爲害怕。

馬 | 呀！

波 | 注意——注意——讓我們考驗這事，讓我們看他寫信告訴她，他要來這裏，是沒有的。他一定沒有寫，不然，她必有回信：『你的信說你要來……我愛我的丈夫——我求你別來罷。』

馬 | 噢！



波 她預知他的意向，覺得他會來……

馬 因做妻的，盡她的責任，做丈夫的便生氣，你算是第一個了。

波 吓！責任——這醜惡的字！

馬 能盡責任是有道德的婦人哩！

波 是婦人或是妻？

馬 這是一樣的。

波 不，不是一個婦人是普通的；妻只是我自己的。你相信一個人娶婦人，是因為她有道德嗎？永不是我娶她因為我愛她，而且因為我相信她愛我。有整千有道德的婦人，只有一個是我所愛的；也只有一個是愛我的……若使有一個……

馬 波羅呀！

波 倘若她愛了他告訴我——倘若她愛了他倘若她拒絕了他為道德起見，為她的責任起見？告訴我。倘有什麼東西為我存留着倘若他是活着，我能戰爭，我

可以打勝。但是他死了——爲她的情愛而自殺了。倘若她愛他，沒有權力能由她的心坎裏把他牽扯出來。

馬 你想？

波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要去——我要去聽她當我面前高談這事。她應告訴

我……唔，當我閱第一封信，我就有這情感。那時我實在不明白什麼事，我相信；

『我愛我的丈夫』。但是看這一句話，我立刻覺得受一打擊——這打擊傷我了

呵！我不曉得這是什麼。唔，幾種恐怖未成形以前，必需費時間。起先這些恐怖儘

咬我，他們咬着，不曉得他們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是滿意的……我會告訴你過，

我是滿意的，我要勸解自己，但是你曉得恐怖在我的心裏咬着，倘若她愛了他

呢？真的呵！更可讚美咧！全世界要讚美她。我自己也要屈膝讚美，若使她是別

人的妻。但她是我的妻。我不是我妻的裁判者。我是關係太親密的，我不能裁判，

我是物主——她是我的——我自己的——我應該讚美她，因爲當她欺

騙我時，她只欺騙我一些兒。我覺得她不是把所存留於我的劫奪去。

馬 你是發瘋了！

波 你覺得我對於她是一個可憎惡的人嗎？

馬 呵，上帝！

波 憎惡呀！幾分鐘以前，你不在這裏。你覺得她在我面前必需你的幫助，才可敷衍得過嗎？

馬 今天。因為她曉得你讀過——我不對你說過嗎？因為這是煩悶的事。

波 不但今天。你向來沒離開這地方。十五年的光陰你都消磨在田園裏，你向來沒離開這裏一星期。十五天前你忽然決意做世界的旅行。她要求你呵。

馬 我可以發誓——

波 我不相信你了。要鶯娜告訴我。（波羅動身要走。）

馬 你要幹什麼？

波 我去問她。

馬 不，波羅。

波 讓我去。

馬 不。麥達蘭娜也在那裏。

波 唔，有這樣的關係——（呼喊）鶯娜——鶯娜！

馬 你是很不知恩意的。

波 倘若她愛我，她絕拒了他，並沒有什麼難過。倘若她愛了他，我對於她還有什

麼恩意。

鶯（進來）你呼我嗎？

（馬利阿要起身離去）

波 不，不等着。是鶯娜。我要問你一些事情。你怎樣說，我都相信你。

鶯 我說我所曉得的事。

波 是你要求馬利阿和我們同去旅行嗎？我的意思不是指今天。

鴛 不但今天我沒求他，以前也沒有。

馬 你看！

鴛 我沒要求他，也沒將這意思對他說。但是我應該說，如果馬利阿不來，我也不去。

波 今天。但是十五天以前？

馬 聽，這是可笑的事。

鴛 這是很自然的，波羅要曉得明白，而且他有權力來問我。

波 我不願意行使我的權力。

鴛 那末，你是錯了。我們應該尊重自己，也應該崇敬他人。十五天前我是要單獨

同你去的。

馬 呀，上帝！

波 你只怕她不這樣說嗎！

鶯 但他應許跟隨我們，我覺得很舒暢。

波 這無異說我做你的伴侶，是累你了。

鶯 並不是累我。這使我不安寧。

波 可以問這是什麼緣故嗎？

鶯 你可以問。因為我是被一種不幸的事蒙蔽着，那時你還不曉得這事，現在你明白這原因了。你曉得這事，你必定想我是很煩惱的，但是爲你的平安起見，我應該隱匿我的不幸，我和你談關係，沒有什麼可以譴責的地方了。你也明白兩個人住在一處，常常住在一處，這是更難消磨許多的光陰——許多的光陰！倘有了第三者——

馬 但聽——聽——

鶯 馬利阿有這和我同行的好思想。

波 馬利阿，他曉得他呵！

鴛 我不懂。

波 他有說過這事嗎？

馬 不要回答，鴛娜，別回答，走過來罷——他是病了，他沒有理由——可憐的鬼

——這事過後，那時他就要明白了——

鴛 不，這是無用的。

波 一種無用的慘劇，是嗎，鴛娜？

鴛 你還要問我什麼事？

波 (威迫的神氣) 是。我要你寫給盧山洛的信。

鴛 那是不錯。我去拿來。(走出)

波 噢！

(鴛娜回來，給波羅一柄鑰匙。)

鴛 這些信件是在我的寫字檯，右邊第一個抽屜裏，用黑帶束着。

波 很好。(走出)

馬 恕他罷，鴛娜，他不曉得他做的是什麼事。他不是很愛你嗎？他是很懦弱的。

鴛 唔，不必憐憫！

馬 他愛你——他愛你哩。

鴛 他愛我就更壞了。他要失敗了。

馬 不，你應幫助他。

鴛 盡我所能。

(波羅手中拿着信件回來，走至寫字檯前，拿出別的信件，一齊投入火爐裏，

點火燒之。)

鴛 去了！去了！去了！

(波羅走至鴛娜前，兩手握著，像禱告一樣，眼淚紛落，跪在鴛娜面前。馬利阿



走開些，半輕視，半失望的樣子。

波 | (跪着) 現在——你能赦免我嗎？

(鶯娜很畏怯地以一手放在他的頭上，無精打采地說。)

鶯 | 起來——起來罷。

波 | 對我說你肯赦免我。我發誓，現在我要死在這裏。

鶯 | 是，是。起來罷；不要這樣跪着。這使我難過。

波 | (站起) 我不曉得什麼東西昏我的頭腦——但是我受苦很多。

鶯 | 是，我覺得是……你自己鎮靜些。

波 | 馬利阿沒有感覺……起始激動我的就是他。(鶯娜動身走出) 別走罷。留這裏一會兒。(鶯娜坐在沙發) 你曉得這瘋狂的打擊已經過去了。只因爲馬利阿在這裏。馬利阿是好的公正的人，但他在這裏，未免激怒我。是，你是不錯的。但是你也應該明白我的心理。(他來往走着) 總之，這些煩擾到底是什麼意思？這

意思是我愛你——我覺得這好像是最重要的事？一個人應該考慮凡事的根源。我們做夫妻已經是五年了。你不能夠說，我有絲毫使你快不快的原因。我不相信這個。五年只是五年。我已經獲得一個好的位置，你也常常在社會中露頭角；我向來沒單獨享受過娛樂的光陰。在晚上我有朋友，有俱樂部和結婚一年後的丈夫們，我每事都放棄了。我不願意讚美自己，但是——

鶯 請你別儘這樣來往走着呀！

波 恕我。你許我坐在你的身傍嗎？（長久的靜寂。）什麼時候我可以看見你的笑，鶯娜？不要起來。那末，你赦免我不是真的了！

鶯 你要什麼，波羅，你要我什麼？快說罷！

波 你使我應許你永遠不談這事。

鶯 呀，但是我說，你立刻就要破壞你的應許。你雖然是錯的，請相信我。別問我什麼事。當沒有危險的時候，我應許你，而且我要保守我的應許，我應許將每事都

告訴你，不必你問我這樣，我們兩人都有好處。但是我欲挑選時期。

波 那末，好了。不必對我說什麼，和我一塊走，只和我在一塊兒。我要叫馬利阿來。他是喜歡你，而且他很快樂看見我們一起走去，好像和平的樣子。我明白了，提起這以往的事，使你很難堪；好了，不提罷，我把這事忘記就好了——我發誓——

——我發誓我永遠不再提起這事，但是要我和你一塊走，你就曉得我多麼愛你

……

鶯 不要糾纏，波羅。如果你儘糾纏，我要——但是——

波 不，不，我不糾纏。你看我是求你，我不願強迫你。但是再聽我，聽我。我很感激你爲我做的事，你總應該明白。唔，爲這事，我一輩子要報答你。我相信在世界上沒有更神聖的婦人，但是你應該走入我的靈魂裏，而且憐憫我。

鶯 呀，呀！（苦笑）

波 爲什麼你要延長這煩惱？你說過當沒有更危險的時候哩！有什麼危險？對於

誰的危險——由你或者由我？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安寧？我常常愛你，現在我也愛你，在這轉瞬間我愛你像我從前永沒愛過你一樣咧！把你的手給我——只要你的手。上帝，鶯娜！你是美麗的呵！你是我的妻——你是我的妻，當我們結婚的時候，你所發的誓言不但是忠誠的誓言，而且是愛情的誓言。和我走罷——走罷。

鶯 不，不，不。

波 不？你不是害怕嗎？害怕對他不忠心嗎？

鶯 波羅——波羅！

波 我要這樣說？

鶯 你不能够這樣？

波 我要怎樣？

鶯 波羅呀！——

波 倘若我命令？

鴛 一會兒的工夫，你破壞我的計畫了。想一想——你的破壞對我是一種自由。噢，來——說出來！

鴛 你願意這樣嗎？我們到了這地步嗎？我已盡我所能爲了。

波 是說下去說罷！

鴛 我愛盧山洛而且我還是愛他。

波 呀！

鴛 我愛他。我愛他——你聽見麼？我愛他，我覺得在這裏說出來，有一種極濃厚

的愉快而且你不曉得我怎樣願意去說——當我看你用極好奇的心理來壓

抑我，我對自己說：『這事要發洩了——這事要發洩了』……現在這事已發洩

了。我愛他，我愛他，我在世界上永遠沒愛過別人，只愛他，我對於我的道德，只有

這個懺悔。現在你曉得嗎？

波 很好呀！(動身要走)

鶯 唔，不留在這裏——現在你聽我說。你要我說，現在我說了……我現在要命，令你留在這裏，你應該很明白，這場戲劇過後，我們兩人之中，什麼事都完結了，所以我應該把每件事都告訴你。我聽你的話，如果你要，我可以再聽你，但是你也應該聽我。你會爲我做過什麼事？你給我什麼幫助？你曉得怎樣去看你所應看的權利嗎？你曉得怎樣去疑猜嗎？一個人死去，是不是必要的……不止這樣，當你沒受像現在這樣的苦時，你曉得怎樣去看我受苦的情境嗎？你想我的憂苦是爲一個死的親戚呵！你不曉得我是瘋了；你睡在我身傍，但你不曉得前幾夜我咬着被，不敢哭出來。一會兒，你就明白這些事了。這些是什麼事？就是我——你多年的妻——在暗中保護你的和平。凡人所說我應盡的責任，我都盡了。以後你的好奇心醒起來了。提起往事，你是要干犯我的靈魂，而且探穿到靈魂深處。唉——波羅，不，一個人不能這樣做。不能，這不能夠幫助他去了解什麼事。人不應由前門進入靈魂裏，應該偷偷地進去。你試用強力要得入口；現在你

看裏頭沒有東西爲你存留了。

波 沒有你想你是不錯呀？你是不錯——這是真的——我許你是不錯的。那末，我永遠沒有你的情愛嗎？你已經這樣說過了；我永遠沒得你的情愛呀！還有什麼？你是不錯的。還是——你曉得我要怎樣辦？我把你投出我的房子呵！

鶯 （歡樂的樣子）我去，我去，而且永遠不回來！不要求我，不要跟我。我沒有能力求憐了，當我說再會，我對你就像死一樣！（鶯娜入內。波羅迷惑着，注視她，等她回來。鶯娜穿着外衣，戴着帽進來，橫走而去。）

波 不，鶯娜，不，不，鶯娜，不爲憐憫的緣故，等一等罷！我們兩人一齊發瘋了。我們要變成什麼樣子？我要你哩。（波羅站她的去路，止她。）不要去。我不要去——留在這裏。我是瘋了——不要去，你看得見——我一輩子——（鶯娜試要脫去。）不爲憐憫的緣故——若使你去——若使你離我去——若使你說出來——我覺得這是每件事的收尾呵！留這裏留這裏鶯娜（她脫去。）

鶯 再會罷！（走出）

（幕下）

# 兩副面孔的奴隸 (寓言劇)

美利堅 Mary Carolyn Davies 著  
子 貽 譯

(場上佈一個樹林，林中有一條道路，路旁邊有好些野玫瑰花叢和其餘樹林中間的植物。在路的兩邊站着兩個女子，等候着。她們還不會相互的觀看過。這兩個女子是穿着那一種便於做事的大衫，那種大衫的特色就是假使配上了一頂皇冕便可以扮成一個女皇，假使沒有便成了一個農婦了。那第一個女子是帶着一頂冕，那第二個女子却將一頂在手中很不經意的提着。)

第一個女子 (向那對面的女子看了一眼) 你是等候着誰呀？



第二個女子 我是等候生命。

第一個女子 我也是等候着生命呢。

第二個女子 他們說他是要走這條路上來的，你信這話兒麼？

第一個女子 他是無論那一條路都要過的。

第二個女子 (還是很快的呼吸着) 我跑過去迎接生命。

第一個女子 你不怕他麼？

第二個女子 怕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纔跑去迎接他呢。

第一個女子 (同她自己說) 我也跑過去迎接他罷。

第二個女子 啊！他來了呢！

第一個女子 不，這不過是那樹葉子的爭鬪的聲音，和那些逼着要他們走的風

兒。

第二個女子 但是那樹葉子却並不走。

第一個女子 他們總得有一天走的日子，那是那風所知道的。

第一個女子 你爲什麼不帶上你的皇冕？

第二個女子 我們爲什麼要帶皇冕呢？（她將她的皇冕安放在頭上。）

第一個女子 你不知道麼？

第二個女子 不。

第一個女子 那就是那一切的智慧——在那生命的面前帶着皇冕。

第二個女子 我不懂你的意思。

第一個女子 懂得那智慧的自然很少——就是那些最需要他的也不——

第二個女子 他來了！我聽得一聲聲音呢。

第一個女子 這不過是那一瓣花片兒的聲音，夢想他自己是從一棵玫瑰花樹

上弔下來的呢。

第二個女子 我已經等候了——

第一個女子 我們都盼望他呢，我們都是叫喊着要他來，但是當他來了的時候，他便要傷害我們，磨難我們，他還要殺死我們，除非我們知道那個祕密。

第二個女子 什麼是那個祕密？

第一個女子 就是他是一個奴隸，他是假裝着的！他是假裝着的！但是他心裏總常常明白他自己是一個奴隸。只有那些知道他這個祕密的人，他見了纔害怕。

第二個女子 你再告訴我一些罷！

第一個女子 對於那些怕他的人們他是一個暴君。他只服從——那皇帝和皇后！

第二個女子 這便是——

第一個女子 ——我們對着他總不能不帶上皇冕的緣故！

第二個女子 你怎麼知道這些？

第一個女子 這是那坐在我們城門外面的一個老軍的聰明的人所告訴我的。

第二個女子 他怎麼知道的呢？因為他也是一個皇帝麼？

第一個女子 不，因為他也是那害怕的人們中的一個。

第二個女子 (做夢似的) 我聽得說過生命是很美麗的。他真是美麗的麼？我又

聽得說過他是非常的醜陋；他的嘴是闊大的，並且是露出牙齒，他的眼睛是歪斜的，並且他的鼻孔也是很厚，究竟他是不是這樣——或者他——實在是很

美麗？

第一個女子 或者你自己可以看得出來——啊！

第二個女子 啊！

(在那路的最遠的轉角上，生命慢慢的踱了出來，他走路的神氣彷彿是一個戰勝者一般。但是他的容態上却很帶着一些醜陋，一條太陽的光線忽然間射着那女子們皇冕上的珠寶，並且這時候生命也看見了他們了。於是他便彎腰曲體的走着，彷彿像一個駝背的奴隸一般。但是現在他却是很美麗了。)

第一個女子 他看見了我們的皇冕了！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記着！當你還依然是他的主人的時候，你總是安穩的，永遠不要忘記他是一個奴隸，而你卻是一個女皇。

第二個女子 （同她自己說）我總永遠不要讓他看見我沒有帶着皇冕。

第一個女子 咄！他來了！

第二個女子 他是很美麗——

第一個女子 當他是一個奴隸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不理會）他是——很美麗——

第一個女子 生命！

（生命鞠躬到地俯伏在她的腳邊。）

第二個女子 （很快活的）啊！

第一個女子 生命，我要一大盤的乳色寶玉。

(生命鞠躬以表示答應。)

第二個女子 噯唷！

第一個女子 還要珠子！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還要一所小堡，周圍用籬笆圍着的。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是的——

第一個女子 我要一個美麗的皇子，對於我想着那些悅耳的說話。我還要一個草莓餡子的饅頭，皮上面有那些細小的花紋的。去罷，把這些東西替我預備好了。

(生命鞠躬着答應並且轉身要走)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瞧見了麼?我們一定要這樣做。我們一定要這樣的擺佈他,只有這樣沒有別樣法子,現在——你來,試試罷。

(她從那路旁的花叢裏摘了一朵玫瑰花,並且將手指旋繞着他)

第二個女子 生命!生命!跪了下來,我要一件金子的大衫。(生命鞠躬)

第一個女子 對!

(在他的低下的頭的上,那兩個女子看着他這樣的容易降伏便很高興的笑了起來)

第二個女子 我還要一個小花園,在那裏我可以散步,並且思想那吹着的喇叭。

(生命鞠躬)

第二個女子 這的確是一條很好的方法。

第一個女子 (將那奴隸——當他正要出去的時候——叫了回來) 我想要一匹灰色的駿馬。(生命鞠躬) 我還要一個小書童，要有金色的頭髮的，並且面上還要有一個酒渦。

(生命答應着並且打算退去)

第一個女子 (又做手勢把他叫了回來) 生命(一起重要的後想起來的事情) 要有兩個酒渦的!

第二個女子 還要一個琥珀的項圈! 去給我拿一個琥珀的項圈來!

第一個女子 (擲去她手中的玫瑰花) 還要一朵新鮮的玫瑰花。

(生命鞠躬; 轉身要去做那吩咐他的事, 那兩個女子看着這個經過的事和那成功, 便不禁笑得前仰後合)

第一個女子 生命!

(生命站住)



第二個女子 你去幹什麼？

第一個女子 來這裏！

（生命走近她。她很快的一下把他頸上所掛着的金鍊搶得了一條。）

第二個女子 （受驚）你怎麼敢？

第一個女子 你所看見的你一定要動手拿。（她又抓住了他的手腕，並且拉下

一隻鐲子來。）

第二個女子 （受驚）啊！

第一個女子 去罷！

（生命出去。）

第二個女子 但是爲什麼——

第一個女子 生命是不喜歡求乞的人的。你看，他自己也是一個奴隸呢。

第二個女子 他是這樣的美麗。

第一個女子 不要忘記，他是你的奴隸……這顆玫瑰花叢（用手觸着他）也是一個皇后，但是她却忘記了這件事了。

第二個女子 啊！

第一個女子 （指點那路旁的白骨，那也好像是花叢的一部分。）這是那些別的忘記了這件事的人們的骨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委實是這樣的美麗！

第一個女子 當你還是他的主人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是仁厚的！

第一個女子 祇當你還是不怕他的時候。

第二個女子 但是你搶了——

第一個女子 我們惟有對待生命必須要無理。

（她們聽得悲傷哭泣的聲音和一個嚴厲殘酷的口氣，吆喝着——一個沒有看

見的人羣。

第二個女子 這是什麼？

第一個女子 來！我們不能被瞧見了！（拉着她的同伴躲在戲臺旁邊的花叢後面。）

第二個女子 有什麼危險麼？

第一個女子 咄！假使他看見了你！他是常常守候着那最初的可怕表示的。

第二個女子 什麼，是最初的可怕表示？

第一個女子 是一個念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他能夠看見我們的念頭麼？

第一個女子 祇要那種恐怖的念頭。

第二個女子 但是假使一個人把那種念頭好好的藏了起來，連他自己幾乎也

不知道呢？

第一個女子 就是如此也不相干，但是言語却更是危險。假使我們說我們是怕的，那末，我們便更怕得利害，因為無論什麼一說成了言語，便也做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了。

臺後的聲音 啊，主人！慈悲罷，主人！

第一個女子 這可把他給弄壞了，這種卑屈的聲音，這是能教壞一個很好的奴僕的。祇要能夠相當的對付他——

(一個男子走了進來跪在地上，對着那臺後的生命，畏縮害怕的樣子。)

第一個女子 (偷偷的走近那男子並且和他說) 但是他只是一個奴隸。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奴隸麼？

男子 你爲什麼這樣說？你試看看他的可怕的面孔，無論是誰要是看見過了他的面孔，還能疑惑他不是一個主人，並且是一個暴虐的主人麼？

第一個女子 假使你沒有使他成一個主人，他自己不能夠成一個主人的。

男子 你這是說的什麼？你這說的是真的麼？

第一個女子 是的，這是真的。雖然這是可以說得出來的，但是這却依舊是真的。  
男子 （要想站了起來，却又跪了下去了。）是的。我覺得這是真的了。但是，走你的罷。

第一個女子 （又躲到那花叢後面去）啊！

（生命進來，走過戲臺的面前，他的手中是拿着一條多刺的鞭子，趕着一羣緊擠着半爬在地上的男女們，他們都跪下來去和他的袍子接吻。他的口是闊大並且是露着牙齒，他的眼睛是歪斜的，並且他的鼻孔也是很厚。他實在是醜陋得可怕。）

生命 你把你的理想給我，三個理想！你祇有這一些麼？

青年 生命搶了我的理想去了。

工人 他也搶去了我的了。

青年 但是我只有這幾個。

工人 當你辛辛苦苦的再去弄了幾個來，他又會搶了去的呢。

生命 (對一個老年的婦人講) 你每天要化十二個鐘頭去做你所厭恨的事。但是，你還得有一個鐘頭去做，你所心愛的工作，使得你的創痕可以天天是新的，使得你的刑罰可以格外的覺得利害。

老年婦人 啊，慈悲罷！不要這樣的狠罷！讓我忘却了我的心愛的工作罷！

生命 狗！我給你什麼你就拿什麼！你要想懇求着在我這裏弄到一些東西那是不能的。

一個人聲 給我一個夢！一個夢使我的手腕有力一些！

第二個人聲 給我一些些愛情，使我的日子不是這樣的可怕！

第三個人聲 祇要安息，一些些安息！一些空閒的時間，去想想那海，和那在風裏

吹動的草葉。

## 一個婦人 主人

（生命將鞭子抽她，那婦人噉了起來。生命倒退着離開了他們幾步，並且跳舞了一個譏笑的跳舞。那跳舞却愈加增高了他的怒氣，他可怕的大笑，並且將那鞭子向衆人亂打。有幾個被打死倒在地下了，他又將一個跛足的用手扼死。最後他把他們都趕到臺後去，有幾個人偷偷的把那屍體也拉了下去。）

第二個女子 啊！我永遠不要看見他的面孔像他們所看見的一樣！

第一個女子 你總不會，除非你跪了下來——永遠不要跪下，小的皇后。

第二個女子 我總永遠不向着生命跪下。我總要像你教給我的挺直的站着，

並且我還要說，『給我再去取一個項圈來，生命——』

第一個女子 現在我要去一會來，我就要回來的。不要忘却了。（她出去。）

第二個女子 我還要說——

（生命的聲音可以聽得從臺後出來，第二個女子便畏縮了起來了。生命進

來。

第二個女子 奴隸！我要那一條有紅寶石的練條！（當生命服從着，走近過來，她便把那練條從他頸上搶得了。）還要這個！

（抓住他的手，並且從他手指上脫下一個戒指來。這個奴隸依舊是鞠躬。她偶然向那屍首曾經躺過的地方看了一眼，並且便不覺的發抖起來。）

生命 （舉起頭來剛剛看見那個恐怖的樣子，從這時候起，他的態度便慢慢的從一個奴隸變成了一個暴君。）你怕我麼？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怕我的很多呢。

第二個女子 你是一個奴隸。

生命 怕我的很多呢。

第二個女子 你不過是一個奴隸。



生命 一個奴隸也可以變成一個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我可以變成——

第二個女子 你是我的奴隸。

生命 假使我是你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你是一個奴隸。

生命 假使我是你的主人，我一定是很好的待你，你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啊！

生命 你是很美麗。

第二個女子 這是因為我的皇冕所以我纔是美麗。

生命 假使你將你的皇冕從你的頭上取去，你一定依舊還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那是我不會做的。

生命 你是和那蘋果花月的微微燒紅一樣的美麗，當那太陽照在他旁邊大的花朵兒上，你是和那深林中的小池一樣的美麗，那就是在手中捏着百合花蕊的。你是和那——

第二個女子 (轉身說) 我想他是要我害怕，所以我就這樣的說罷。我聽說，男子們是這樣的，我是並不害怕，但是我不妨這樣的說說教他喜歡。

生命 你怕我麼？

第二個女子 是的。

生命 你真怕麼？

第二個女子 是的，我是害怕的。

生命 啊，那纔使我喜歡呢。

第二個女子 (轉身說) 我知道我一定能够使他喜歡的！她說，隨便什麼，譬仿說，是恐怕，要是說成了言語便可以做成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但是她總不

能知道一切！她無論如何總是不能知道一切的！而且教他喜歡實在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而且還是這樣的容易！我是並不怕他，我不過是說說怕他就是了。

生命 你肯不肯把你的皇冕除了下來。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沒有東西比在風中飛舞的女子的頭髮更爲美麗的了，我可以看見你的皇冕底下的頭髮，你的頭髮要是在空中飛舞起來一定是美麗的。

第二個女子 （將皇冕除下）這是祇能暫時的。

生命 是的，你是很美麗。

第二個女子 （對她自己講）或者我是不很聰明——

生命 你是好像一朵新開的花，你的忽然發現的顏色將過往的鳥兒的眼睛都閃壞了。

第二個女子 她說我一定不要——

生命 你是又像那過往的鳥兒，你的頭髮飛動起來好像是太陽的光線一般。

第二個女子 他却並沒有傷害我。

生命 你的皇冕是好像那從海底大船上所取得的寶玉所編成的一般。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的皇冕麼？

第二個女子 (很留心的拿着送過去，但是忽然又變了計) 不——

生命 讓我替你在手中提着，我會給還你的。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我會給還你的。

第二個女子 假使你一定會給還我——

生命 (拿了那皇冕) 但是你的頭髮要是沒有皇冕便更是美麗了。(將那皇冕丟去)

第二個女子 你這是算什麼？

生命 這不過是玩着的。

第二個女子 但是你答應了——

生命 那也是玩着的。

第二個女子 但是——

生命 呵呵！跟我笑罷，這是多麼的好玩啊！

第二個女子 （笑，於是便又發抖起來。）

生命 （很得意。）給我跳舞罷！你是年青的。你是快樂的。跳舞罷！

第二個女子 我的跳舞是要說什麼呢？

生命 你便說這是春天，並且是有新醒轉來的小河在那裏流着，並且是巴不得

立刻就流到海裏去。你便說在那裏有一朵白色的花蕊，在那月光底下慢慢的開了開來，並且是有一個青年的姑娘，熟睡在一間掛着窗簾的屋子裏。你還可

以說那太陽已經把她驚醒過來了——

第二個女子 (跳舞了這些樣子，起初她還怕着他，但是到後來她忘却了那害怕，並且便任意的拚命的跳舞起來。) 現在，給還我的皇冕罷。

生命 你用不着皇冕，美麗的一個。

第二個女子 我是怕你了！

生命 怕我！我做了什麼了？

第二個女子 我不知道。

生命 不要怕。

第二個女子 我是怕的。

生命 我對於你一定是要做一個很和善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一個和善的主人。

第二個女子 你是我的奴隸呢。

生命 我永遠不會再是你的奴隸了。

第二個女子 假使她的話是不錯的？假使這是真的？

生命 你說什麼？

第二個女子 沒有什麼——

生命 你一定要叫我主人。

第二個女子 不，這是我永遠不肯的。

生命 (斜睨着她) 叫我做主人，那末我就很好的待你了。

第二個女子 不，我不能。

生命 (在那路上拾起他的鞭子，將那鞭子玩弄着，但是依舊笑着向她) 那末我

一定很好的待你。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這是很好聽呀。

第二個女子 你可以給還我——

生命 貪心的女子！祇要我不教訓你就是了。

第二個女子 你不會打我麼？

生命 假使你不服從——

第二個女子 (很輕的說) 你不會打——

生命 那末，你一定要跪下來。

第二個女子 (記誦) 永遠不要跪下，小的皇后——

生命 你一定要向我下跪。

第二個女子 不。

生命 (舉起鞭來似乎要打的樣子) 跪下罷！奴隸！

第二個女子 你是很和善的！生命，你是很和善的，你不是對我說了許多美麗的——



話麼？

生命 跪下。

第二個女子 你說，你一定常是很和善的——

生命 你服從不服從？

第二個女子 我總永遠不——

(生命將鞭子在她肩胛的四周做勢要打。)

第二個女子 (喊叫) 不要打我。我跪下就是了。(跪下)

生命 如此，這樣我纔能贏得服從。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這是很好聽呀。

第二個女子 慈悲罷！發一點慈悲心罷！

生命 不要啼哭。(將腳踢她。)

第二個女子 (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饒了我罷!

生命 我必得要打你，因為那些怕我的人們的啼哭的聲音在我耳中是很好聽的。(打她。)

第二個女子 主人!

生命 (將鞭丟在一傍) 但是那哭不出來的哭聲却更是好聽——(他抓住她，他們便扭打起來。)

第二個女子 他是太強壯了——我不能再和他奮鬥了!

(他們又爭持了一會。生命將她扼死，並且將她的身體推倒在地上。於是很可怕的笑著，他又走下臺去了。)

第一個女子 (很高興的跳躍着進來。口裏唱着) 噯唷，四月兒裏，  
噯唷，噯唷，

全城子裏，四月兒裏，

都是很高興！

（她從花叢裏摘了一朵玫瑰花。）

噯唷，四月兒裏，

在那快活的四月兒裏，

愛情騎着馬來了，

不提防在那太陽的底下，

我在路上碰到了他！

噯唷，四月兒裏，

噯唷，噯唷——

（忽然間看見了那屍體，她便停住不唱，並且站着呆呆的觀看。於是她纔慢慢的走近前去，整理整理那死的女子的衣服，並且在那身旁跪了下來。她低聲的說道。）

她是很年輕的……他是很暴虐……(撫摹那屍體)她從前也是一個皇后。她曾經奪了他的首飾看哪，那在她死了的頸上的不就是他的紅寶石的練條麼？在她手指上的不就是他的戒指麼？但是他却是太強了……太強了……(她站起來，顫抖着，並且便不覺害怕畏縮起來。)生命已經壓服了她了……生命已經把他們都壓服了……有一天……我恐怕……

(生命進來，還是那個醜陋的暴君，她還是畏縮着。他的眼睛慢慢的向那臺上溜看，但是剛剛將及他要看見她之前，她却先看見了他了。她立刻站直起來，依舊顯出她的驕傲的本態。當她開口說話，生命又變成了那奴隸了。)

第一個女子 (很不留意的將那玫瑰花擲去，也沒有看見那花是落在那屍身上) 生命給我拿一朵新鮮的玫瑰花來！

(生命很卑屈的鞠躬，並且便出去做她所吩咐的事。)

(幕下)



# 外交

登場人物

國務總理

其夫人

黃黨領袖

黑黨領袖

藍黨領袖

灰黨領袖

猶太 David Pinski 著  
愈 之 譯

書記

羣衆（分屬於各政黨）

時間與地點 神話中的時和地。

佈景 國務總理公署中一間寬大的應接室。後邊是幾扇高大的窗子；沿着牆壁，排列着許多長櫈。右方有兩門通到總理的辦公室。前面一門和總理的密室連接，總理正在裏邊辦事。左方是一條闊大的扶梯，通到樓底下。

黃黨領袖和黑黨領袖辯論得正起勁，同時向着密室門不住的張望。

黃黨領袖（著着怪異的黃色服裝）活命，讓大家活着命，這便是我的口號了。我的要求多半是爲着我自己，但我願意讓別人也都有份；而且我也不會忘却同胞和祖國哩。我是極願意贊助你的要求的，假如你的要求，和我的並無衝突，假如我覺得於我的要求是全然無礙的。

黑黨領袖（著着怪異的黑色服裝）親愛的朋友呵，我的要求是從大處落墨的。

你只打你自己的算盤，我却替全體國民設想哩。

黃 阿，我可以用了你的話來替我辯護。因為我相信除非我的要求成就了之後，國民是不會得到正當生活的。

黑 但是你只知肉體，我却是爲着靈魂哩。

黃 對呵。那麼你同我合着一個道兒了。你幫着我，我幫着你，我們大家聯合起來罷。那麼全體國民的肉體也好了，靈魂也好了。

黑 靈魂却第一要緊。

黃 這樣我們永不會調和了。你竟是這樣地固執，你要想獨攬一切。我好意地老老實實地對你講：你這樣子是決不會成就的。弄到結局，你還是要輸與我的。

黑 什麼？你敢——

黃 不要鬧了！我們講得離題太遠了。還是再把目前的情形談一下罷。今天——  
至少在今天——我們總須合着道兒哪。



黑 但是主見總不一樣罷。

黃 那自然呀。可是無論如何，你主張戰爭未必比我差些。戰爭對於你的關係，恰和我一樣。人民不是不怕了上帝嗎，教堂裏不是空空的嗎——

黑 那確是最可痛恨的事哪！

黃 只要一有戰爭，教堂裏就會得再熱鬧起來。爲了上帝，爲了敬虔，要求開戰，這就是你的職務哩！我們去打仗的，正是我們上帝哩。要是我們向着上帝，上帝便向着我們——

黑 你這話說得很不錯呀，

黃 於是上帝便袒護我們了。上帝使用了我們的軍隊武器，把敵人逐走，把敵人殺盡了。上帝便會把敵人的土地，現成賜給我們，把敵人的兒女，做了我們的奴隸。而且要是我們遇了危險的仇敵，我們承了上帝的意旨，要什麼就什麼，誰敢抗拒我們！我可以預言到了那時候，你的教堂裏，人們便整日整夜的擠着，來祈

求戰勝了。你的錢櫃，便也一天一天的滿起來了。

黑 我的錢櫃！——怎麼要說起錢櫃？

黃 是呵，——就算是你的飯碗罷。——戰爭完結了以後，你想想看你能使敵人都信了我們的教。你想你能得到多少報酬呵！

黑 你說來說去，總是說些報酬哪。

黃 我所說的報酬，是兼指着今世和來世的。

黑 總而言之，我是只盼望使敵人們要皈依了我們的宗教。假如我用了懇切友好的話，仍舊不能說服他們，那麼我只得借着戰勝者的權力，使他們皈依了。

黃 那麼我們的意見是已融協了。

黑 我是決定主戰的。我必須贊成戰爭，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你——你爲什麼也主張和吐蘭人(Turanian)宣戰呢？

黃 我不是和你說過了嗎？我相信在這一樁事情裏邊，我是個最主要的人物哩。

黑 你是最主要嗎？你——你的驢子被他（指吐蘭人）捉了去，是不是。

黃 只要有了這一個驢子的問題，宣戰的理由，是已完全成立了。宣戰，這是於你我倆都是非常有利的。

黑 上帝，上帝是個最主要的問題。宣戰的理由，便只是爲了上帝罷。

黃 是極是極。我也贊成你的意見。驢子便只是上帝的使臣罷了。既是這樣，你便幫着我罷。我們見總理的時候，大家合在一塊兒，提出同一的要求罷。這麼一來，戰爭便成就了。現在你還是預備着禱告，使上天降福我們。（向黑黨領袖低低的鞠一躬）

黑 （給黃黨領袖祝福，嘴唇微動，兩眼虔誠的旋轉。）

黃 現在——阿，是了，還有一樁事。我們必須立定主意。我們必須授意總理。我們必須（至此稍停，向着扶梯瞧看。藍黨領袖傲岸模樣地上樓來了。奔向藍黨領袖）戰呵！

藍 (著着怪異的藍色服裝和一件鐵甲，帶着劍) 怎麼總理已經決定了嗎？

黃 不。總理還沒有說過一個字。他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內閉在密室裏，還沒有

出來哩——

藍 我知道了。那麼你嚷着『戰呵』是什麼意思？

黃 我的意思是說他同我已和你一樣地主張戰爭了。

藍 和我一樣嗎？哈哈！

黃 怎麼你不主戰嗎？

藍 主戰——正是呀！

黃 有意思得很……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戰爭是你的職業，是你的

營業，是你的麵包。

藍 喲！營業喲，職業喲，麵包喲！生意經人總要說出本行來的，而且把我也當作生意經人了。戰爭是營業嗎？戰爭是職業嗎？哈哈！生意經人那裏懂得這些！戰爭是

至高無上的事業，是至尊至貴的藝術哪！

黑 不要忘了上帝的兵士罷。

藍 言語須跟在刀劍之後的。要不是用了刀劍殺出一條道路，上帝的言語能容受得嗎？唉，上帝要不是把戰爭賜給人們，人類便要弄成什麼景象？恐怕人類要變得和小鼠一樣充塞了全地球；要不是降一場大瘟疫，地球上的人，便要堆積不下了。只有戰爭足以使人高貴，使人勇敢而且強壯，使人去幹那些有膽量的事！戰爭——

黃 够了，够了！你說的都很有理，都很真確！總而言之，我們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藍 （輕蔑模樣的）呸！

黃 我們大家合力幹去罷！

藍 （不耐煩的樣子）咦！咦！

黃 （神經激奮，高聲地說）我們全體主張戰爭哪，爲了人民，爲了國家。

黑 也爲了上帝。

黃 也爲了我們的上帝。——那自然不用說——我們必須向着背棄上帝的吐  
蘭人宣布戰爭。他捉了我們的驢子哪……

黑 他否認我們的宗教哪。

黃 因此所以要重重罰他一下。

藍 (拔劍) 非罰不可!

黑 啊，上天，祝福我們的軍隊罷!

藍 我早已見到了。我所統率的兵，又衆多，又精練，他們渴想着戰爭。士氣是沒有  
法兒平得下來的。在那蠻子擦擦他的睡眼之前，他早已像硬殼果一般的死在  
大軍之前了! 他被誅戮了之後，正像一枚介殼戰呵戰呵!

黃 於是我們便把驢子奪回，還加上百分之百的利息。

黑 於是我們要張開他的心臟，張開他的耳朵，使他領受上帝的福音，使他感化

救主的慈惠！

黃 灰黨的領袖來了。我們要費了許多時光和他爭論嗎？我們應該報告他，我們已決定開戰了。只消這樣已儘够對付他了。要是他固執不化——

黑 在總理面前，我們總該聯合起來纔好呵。

灰 （著着怪異的灰色服裝，走近前來，很謙恭的鞠了一躬）紳士們，祝你們的日安！（黃和黑向他鞠躬回敬。藍轉身向後，取劍舞弄。）

灰 有什麼新聞沒有？總理大人已傳見過了嗎？

黃 你是不是問着總理是正在打鼾呢？

灰 （心裏委決不下，還是笑的好，還是不笑的好。他笑了一笑，立刻又停下。）我的意思是說：戰爭的事現在怎麼了？

藍 （揮着劍像正在戰鬥一般）戰呵！戰呵！

黃 我們很堅定的主張戰爭。

黑 這是上帝的意志。

灰 是的，是的——上帝的意志——戰爭已決定了嗎？——我想，我們想——

藍 (故意開玩笑) 你想，他們想。

灰 (困惱的樣子) 噢，噢，我們想着戰爭是——

黃 戰爭是非常必要的——爲了國家，爲了人民。

黑 更爲了我們的宗教。

灰 非常必要嗎？……噢——噢……但是我們想——

黃 從無論那一方面的立點看來，都是非戰不可的：從愛國的立點，從宗教的立點，從人道的立點，從道德的立點，從衛生的立點，從商業的立點，以及從種種的立點，看來都是這樣。我們相信現在已沒有容受別種意見的餘地了。如果你和你的黨員另有一種見解，那除非是因爲你們未曾細心考察或未曾公平判斷的緣故。你一定是單從灰色的立點上面着眼，那種立點是褊狹的，是近視的，而



且是——灰色的，你儘管放心，把什麼事情都由我們幹去罷。我們所願望的，時常願望的，便只是國利民福而已。快回去，把我們的決議告訴那些黨員罷。叫他們放心罷。戰爭能够使全體都蒙着福利哩。

黑 蒙上帝所賜的福利哩。

藍 戰呵！Ta ra ra. 戰呵——咳！

灰 （搔着頭）我們把這事情通盤討論過了。我們覺得從戰爭中得不到什麼好處——

藍 好好！反正什麼事情都要計斤較兩，都要用錢幣來估值的嗎！我們軍隊的榮譽，便是最大的好處了；戰爭便是最厚的贏利了。

黑 我們應該爲了我們的信仰去征服吐蘭人——信仰是一切好處當中最大的好處哩。

黃 吐蘭人很不該讓他強大起來。使他弱小無力，便是我們全體的大好處哩。

灰 咳——咳，是的，但是——

黑，藍和黃 (不耐煩的樣子) 『但是！』——『但是！』——『但是！』什麼！

灰 (懼怯模樣) 我們相信我們要因戰爭而受許多的損失。

黃 未必是這樣罷！你竟會得相信極可笑的話！

黑 一心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仁慈罷。

黃 但是你究竟損失些什麼？你的地盤是不會動搖的呵。

灰 但是想想看……

黃 我們什麼事情都想過了。我們爲自己着想，也爲你着想。你自己的立點應該

升高些。你眼光應該放遠些。

黑 你必須懂得上帝的意志。

黃 戰爭是必要的，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代表在這裏，你剛纔不是聽他說過

麼？你求他祝些福，然後——

黑（喃喃地念些禱告文，眼睛虔敬地旋着。）

黃 然後回到你的黨裏去，告訴他們，他們的見解，是全然錯誤的。（向着旁的人）你們不懂得不懂得！讓我們大家下去，向人民通告：各政黨的領袖，已一致決定開戰了。這一類的新聞，一經傳播之後，人心便都會向着戰爭。也許民衆的示威運動足以催促着總理，使他不至於猶豫罷。

黑 這辦法真是好極了。

灰 要是你把這事情公諸輿論，我是非常贊同的。

藍 我就去招集士卒，叫他們操演一會罷。

黃 讓我們都去罷！（向總理的密室瞧一瞧）屋子裏面還是毫無聲息——那麼只好叫他聽着街上的喧聲罷。（他們都列隊而出，灰黨領袖跟在後面。屋子裏空着片刻，但不久總理夫人便從扶梯下匆促上樓，面上罩着極厚的面幕，疾忙跑到密室前面，扣門。）

書記 (在門口出現) 你有什麼事情啊!

總理夫人 我要見見總理。

書記 不行。(要動手閉門)

夫人 請你告訴他,他的妻子等在這裏。

書記 原來是總理夫人,失敬了!(進內不見)

夫人 (揭起面幕,向門上注視,很喜悅的等着)

總理 (出來)我愛我的寶貝。你在這兒嗎?

夫人 (兩手圍住總理的項頸)呵,我不能再忍耐了,有二十四小時沒見你的面了!

總理 事情是非常重大哩。不能讓他擱下去哩。我是國民的忠實的奴僕,所以必須把這事趕快辦了纔好哪。

夫人 那麼你不要了我嗎?你竟不能抽出片刻和我會一會面。我們的蜜月,竟是

這樣的嗎？

總理 我愛你，你總該饒我罷。我是在盡我的職務。便在此刻，我也不能再和你多談了。多謝你，到這兒來。你帶了愉快來給我，使我增了許多勇氣，現在我又要工作去了。我的珍愛的寶貝——

夫人 你不該這樣輕易拋棄了我。你要是這樣做了，我可不依你，我把你緊緊抓住，阿！有二十四小時不和你見面不和你講話了！

總理 我不也是這樣子想嗎？我不也是很難過嗎？一樣的罷！

夫人 不，你全然忘了我了。你一心一意的只爲着人民，爲着國家；你的年輕妻子，已不在你的心上了。

總理 你不要這麼說。你說的那些話，恐怕連你自己也不會相信罷。

夫人 不，我很堅定的相信我說的那些話。你把職務看得很重，却把愛情看得很輕了。

總理 那麼你也許可以說，我看得睡眠很重，看得愛情很輕了；因為每日晚上，我都不免離了你到很遠很遠的睡鄉中遊歷去——

夫人 是呵，但是那時你却在我的懷裏，——在我的身旁呵！而且當我睡不着的時候，我總是注視着你的。在萬籟寂靜中，你的面上的線紋，常使我百看不厭；有時看見你面上的笑容，我便猜想你在夢中是向着我笑，於是我便很愉快地睡去了……唉，今天晚上，我還沒合過眼哩。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而且越想越難過。

總理 可憐的我愛呵！但是聽其自然罷。有一遭我的肩上的繁重的職務卸去了之後，我便像坐在老鷹翅膀上似的，立刻飛到你這兒，到了那時，我們今天的損失，可以得到十倍的報償。現在去罷，我的愛呵——

夫人 不，我不願意去。我必須和你坐一會兒。把我帶進你的密室裏去罷。

總理 那是絕對的不行的。桌椅都被我的書記們佔滿了。而且他們在過去二十

四小時內也不會回家去哩。

夫人 那麼他們的妻子都不——

總理 都不准到這裏來哩。對於我的書記們所不准許的事，我不願意准我自己做去。

夫人 可是我已經在這裏了！來罷，和我坐一會兒，坐在那邊的長檯上罷。我要在你身旁坐下，讓我把你放在我的眼前，飽看一會兒罷——（把他拉到長檯上）

總理 離開窗子遠一些罷，外邊的人就不會看見我們了。要是不然，他們又要把我圍困起來。（向窗外偷看了一眼）好多人呵！全體的人衆都聚在下面空地裏了。怎麼得了？光景民衆是已耐不下去了。我和你很安耽的坐在這兒，於我不是很有礙的嗎？

夫人 （接近他的身旁）來呵，來呵。事情還不至於這樣危急罷。我從國家大事裏面偷下來的些許的時光，應該好好的給我使用纔是。爲什麼國家一定比我重

大呢？有二十四小時了！——而且還不止此。國家把我整個的從你那邊奪了去。此刻你坐在我的身旁，正如坐在針上一般。你既不瞧我，又不睬我。你雖聽着我的話，但你的心已和你的書記在一塊兒了。

總理（突然立起身，偷向窗外看着）外面何等樣地騷擾呵！何等樣地不耐煩呵！人民已發了戰爭的狂熱，戰爭的狂潮一刻一刻地漲起來了。他們既不知道怎麼戰爭，也不知道爲什麼戰爭，一味盲目的嚷道：『戰呵！』『戰呵！』他們都是上了強盜的當，那些強盜，是富了還求更富，所以主張開戰的。『戰呵！』『戰呵！』還不如說『殺呵！』『鬧呵！』來得好些！我痛惡一切的戰爭——戰爭真是最大的罪惡呵！他們戰爭的目的是只求征服一切，只求填滿他們自己的私囊，只求損人以利己。他們的目的，和在市鎮中強搶財貨，在沙漠中劫奪行旅的那些盜匪，是一般無二。要是盜匪捕獲之後，是應該宣告死刑的，那麼肆行搶劫的國家，難道不好算是罪犯嗎？殺人的是兇手，反正我去做殺人的兇手嗎？我難道給匪徒們利用——



着，當作行劫的傢伙嗎？

夫人 呵，我愛，你不能忘却國事，暫時把全個的你屬於我嗎？——只要一忽兒就

好了。難道一刻都不能夠嗎？（接近他的身上。）

總理 （如夢初醒的一般，把她擁抱着，眼睛瞪在她的身上。）有一忽兒忘記——

屬於你——你了！（把她抱住，接了個又長又熱又猛烈的吻。）此刻我完全是你的了。我完（重複接吻不止）全是你——你的了。好了，現在去罷。而且你要曉得我是極不忍叫你去去的。（把她緊緊擁抱。）呵，我愛，我愛！（兩個人頭對頭的坐着，他心裏却儘自沉思。）現在我已決定了。

夫人 你決定了？

總理 很確實的決定了。

夫人 （接近他的身旁，賣俏的模樣）是呀？決定些什麼呀？能讓我  
知道嗎？

總理 決定不開戰哪。

夫人 (失望的樣子) 唉！我還當你是把你的戀愛告訴我呀。

總理 我已向你發表過最大的戀愛宣言了。因為我愛你非常深切，所以不能發生戰爭哪。我剛纔離了你的擁抱，我的嘴唇皮，剛纔和你接過溫熱的吻，我剛纔飽嘗了『愛』的滋味，正和海邊的潮水一般，我怎能便在宣戰書的末尾，簽了我的名字，叫我的百姓們，去幹流血和殘殺的勾當呢？不能！不能！——唉——各黨的領袖都已來了。現在去罷。我不久便到你這兒來。來罷，讓我陪伴着你下去罷。

夫人 (把面幕張開，蓋住面孔。他們倆走下樓去——四個領袖走上樓來。)

黃 你們看見了沒有？

黑 他和夫人在一塊兒。

黃 和一個婦女在一塊兒哪。他有工夫和她廝混，可是我們來了，他却閉在密室裏沒出來。我們現在應該要求他立刻斷定。我們意見已完全一致了，民情更是非常激昂。他也許已決定了罷。他沒有可以猶豫的理由了。

黑 我們不願意再等下去了。

藍 不！我們不能再等了。

灰 反正總是要開戰的，那麼立刻就開戰，不是更好嗎？（總理回來。四領袖向他

鞠躬，總理還禮畢，想進密室裏去。）

黃和黑 大人！

總理 紳士先生？

黃 我們要知道到底是如何結局。

黑 我們究竟主張怎樣？

藍 戰爭哪！

灰 或是這樣，或是那樣，總該有一個辦法罷！

總理 你們都說着話。教我回答誰呢？

黃 我們說的只是一件事，同一的事。

總理 這位灰色先生不是主張『或是這樣或是那樣』嗎？

黃 你知道他說話總是不大清楚的。他已和我們同意了。

總理 那麼你們都願意——？

黃 戰爭哩！

黑 神聖戰爭哩！

藍 戰爭哩！

灰 咳——咳！戰爭哩！咳——咳！

總理 (向灰色領袖) 你——也主戰嗎？

灰 吐蘭人和德列克人 (Tricker) 正在開戰——我們運送了商貨到德列克

去 吐蘭人把我們載貨的驢子捉了去了。

總理 好呀？

灰 因此我們要開戰哪咳——咳！

黃 我們已經議定應該讓我來發言。

總理 我要挑一個我願意的人和他說話，難道也不許嗎？但是這個倒不要緊。那麼，你是力主開戰的了。

黃 一定的。要是你對於我們的意見——也就是人民的意見——還沒有十分明白，那麼讓我說給你聽罷。

總理 這並不是必要的呵。

黃 我就說得簡略一些罷。

總理 你們運到德列克去的商貨，是不是已經付了款呢？

黃 我並不是說那商貨哩。只是吐蘭人把我們運貨的驢子，都捉了去。

總理 因此要開戰，是不是？

黃 倒不一定是「因此」哩，這不過是開戰的一個理由罷了。

總理 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吐蘭人太強大哩。須他的翅膀折去了纔好。

黑 須叫他改奉我們的宗教纔好。

藍 我們用了軍隊做什麼？我倒要問問。

灰 還是開戰罷，事情總不能沒有辦法的。

黃 大人，人民已很激昂了。

總理 是你使他們激昂起來的罷。

黃 我們正要請你的示哩。

總理 但是你們却早已代我決定了。

黃 你同意嗎？

總理 你們只要看着我的文告就會知道了，什麼事情都是應該照着程式守着規則的哩。

黃 怎麼要演這樣的滑稽劇呵。

總理 (嚴厲的樣子) 這是滑稽嗎？

黃 你大概已決定了——我們來看看是怎樣的。

總理 對呀。我告訴了你們罷。（很嚴厲很注目的向他們瞪視着，半晌不做聲，像是看着他們不耐煩的性急的樣子，故意鬧着玩意兒似的。隨後他平平靜靜的說）不能開戰哩。

黃 不能開戰嗎？

黑 不能開戰嗎？

藍 什麼話？

灰 咳——咳！

黃 現在全國國民都要求開戰哪。——

總理 全是你們用了詭計教唆着國民要求開戰哪。

黃 全國國民都呼喊着開戰，你不能違反民意的呵。

總理 我是來治國民的，不能由着國民來治我。

黃 你的職權是只限於執行人民所需要和所委托的事務罷了。

總理 我的職權是在於引導人民，使人民不至誤入歧途哩。

黃 大人，你幹着犯衆怒的事呵！

藍 哈哈！

總理 你們恐嚇我不是？

黃 全國需要着戰爭，人民的公意是誰也不能遏抑的。

總理 紳士們，你們已過了訪問的時間了。請你們通知人民罷。——

黃 我立刻就去通知他們罷。要是你願意，人民怎樣地接受這個新聞，你也許聽得出來罷。（奔到窗子前面，把窗子推開，向下面呼喚）聽呵！聽呵！（空地上面人

羣騷擾的聲音，像是海水的怒潮一般。接着聽得一片呼『靜下來』『不要響』

人聲便平靜了些。聽着總理已決定最後辦法了。——（一片猛裂的喝采

聲從人羣中發出）且慢！且慢！等我說完了話！（以手作勢叫羣衆靜下。黑，藍，灰



亦然。

灰（做出粗笨的手勢）勿聲！勿聲！勿聲！靜下來！靜下來！（外面起一片呼聲：『靜下來』——『不要響』——）

黃 總理已經布告戰爭——（外邊采聲愈唱愈高。只聽得一片熱烈的呼聲：『戰！戰！戰！戰！』黃黨領袖向羣衆搖手，請他們靜些。）不！不！聽我說完了話！

黑（向總理）你看見了沒有？

總理（冷笑，搖着手。外面呼着：『靜下來！』『不要響！』人聲略平靜了些。）

黃（迸着氣大聲的呼嚷）戰爭是不應該發生哩！（外邊寂聽無聲，聽衆好像都不信他們的耳朵似的。）

黑（向空地上側着耳細聽，伸出手指作勢）沉靜過了之後，風潮就要來了呵！

黃（嚷着）總理不主張開戰哩！他把吐蘭人的交情看得很重，人民的意志看得很輕哩！（空地中發出一大片的叫嚷）

總理 這是故意煽惑人心了！我要下命令把他拿下！

黃 (嚷着) 走上來罷！總理和我們同在這裏！你們來聽聽他自己的話罷！

總理 這是有意鬧着亂子了。外邊的衛隊一定要用了武器來抵抗的。你應該擔個責任！血須得從你的頭上流下。

黃 完全由我負着責任罷。(下面大門口爭鬧的聲音，不久黃黑藍灰各色的羣衆，都從扶梯裏擁上來。他們把總理圍住，嚷着恫嚇的呼聲：『戰呵！戰呵！戰呵！』總理事室的室門張開，他的書記都在門口現出。)

總理 (向羣衆) 靜下來！——你們是不是以為呼喊吵鬧着，是能使我怕的？要是見了你們轟着進來，就會得害怕，就會得屈伏，那還成其爲總理嗎？但是你們休想威嚇了我。我只知謀國家的利益，依着最好的做去，此外我什麼都不怕的。

羣衆 (鼓噪着) 戰呵！戰呵！戰呵！

總理 靜下來！你們忘記了在什麼地方嗎？要是你們要和我講，聽我的回答，那麼

不要這樣子野獸般的嚷着鬧着罷。

羣衆 戰呵！戰呵！戰呵！

總理 我反對戰爭的理由，你們聽到了沒有？你們知道我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內，正在竭盡心力地籌商一個辦法哩——

黃 哈哈！哈哈！

總理 （怒狀）你笑什麼呵？

黃 （很無禮的樣子）我笑你的『二十四小時』哩！

總理 什麼？

黃 （嚷着）他竭盡心力地陪伴一個婦人哩！

總理 混帳！

黃 你們剛才不是看見那婦人從這裏下樓去的嗎？

衆聲 是呵！是呵！自然呵！我們都看見的！哈哈！

總理 你們竟不能讓我聲辯一句嗎？你們知道我的妻子——（大怒起來）出去罷！出去罷！不要賸一個人在這裏！我要召衛隊了——

衆聲 他們都縛着手足在底下躺着，被我們踐踏過了。

總理 這是反叛了！這便是革命了！

黃 這是人民的意志哪。

黑 而且也是上帝的意志哪。

黃 快簽了宣戰書罷，不然——

總理 （大呼）我已經不是你們的總理了！你們自己去宣戰罷！由着你們去毀壞國家罷！人民的意志——我不願意遵着哩。但是我要對你們說個明白，什麼民意，全是你們這幾個人製造出來的。我要——

黃 奸賊！賣國賊！他受了吐蘭人的賄了。

總理 混帳！

黃 他在這樣危急的時候，不肯遵奉國民的教訓，而且還要煽動了人民和領袖反叛。敵人聽了應該怎麼說？恐怕正在暗地裏發笑呢。我們意見分歧。我們聯合不起來，他便不要得怕我們了。昨天他奪了我們的驢子，明天便會奪了我們的土地。——他被吐蘭人買通了！

羣衆 原來是這樣？竟是這樣嗎？

黃 你們看看，他說不出一句辯白的話。看看他的眼睛，就像是一個奸賊。唉！哈！見得他昨天晚上一定是在他私宅中的扶梯背後，和吐蘭的大使會過面哩！

羣衆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很迷惘的樣子。）唉！唉！唉！

灰 （拿他的笨重的手放在總理肩胛上——你竟是那一類的人嗎？）

黑 賣國賊應該給他一個賣國賊的收場才好呵！

黃 引他到外面去，給人民看看，他們的總理究竟是怎麼樣子的。

衆聲 到外面去！到外面去！

灰來罷，兄弟呵！

藍 快把這蠢才頭上的帽子除下來！他的項頸裏繫幾個鈴子賣國賊呵！  
衆聲 殺死賣國賊！賣國賊！賣國賊！（呼嘯，嘲弄，作種種怪聲。）  
黑 人民的聲音便是上帝的聲音呵。亞門！

（幕下）